

侯庆：从『流水观印』到『琵琶记』的出世与入世

“知道侯庆其实源于两个展览，一个是2008年5月在上海多伦美术馆举办的大型当代艺术家群展《都市症候群》，这是艺术家们对人在当代社会的生存处境、生命要求和人格倾向的一次人文关怀，他们从更直接、更具体、更深入的当下经验将人的本质通过艺术呈现出来。除了张念、陈志光、赵能智、忻海洲、徐文涛、徐晖、尹坤等等众多优秀青年艺术家的作品之外，侯庆的《琵琶记》系列作品也在其中，并且是展览上颇为显眼和令人深思的一组作品。时隔半年后的2009年1月，侯庆的《琵琶记》个展终于走进了北京的今日美术馆。从原来雅到极致的《流水观印》到俗到底的《琵琶记》，侯庆的16年艺术创作简直就是一个黑与白的大转身。”



作品:流

◎本报记者 杨琳

最早的北漂族之一

侯庆的学生时代是从85新潮的结束开始的。这也就是侯庆大学时代的学习背景，使得侯庆在大学时代完全沉浸在西方古典艺术的学习中，从荷兰拜因到安格尔，从卡拉瓦乔到伦勃朗，为其以后的艺术创作打下了坚实的造型基础。

1989年，大学毕业的侯庆非常顺利地成为湖北美术学院的一名老师。然而，

这条稳定的职业之路却在两年后被侯庆毅然辞去，并孤身去了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继续艺术的熏陶。并从此选择留在北京，成为众多北漂族中的一员。

雅好的“流水观印”

侯庆一直都非常崇尚一位中国当代国画大师的话：“用最大功力打进去，用最大勇气打出来。”既要深入一种文化，但又要是具有创新地走出来。从这句话里，侯庆领悟到了传统中国艺术家对艺术的继承和创造的共识。然而，侯庆在自省中发现他在学习中恰恰犯了这样一个错误，无论是大学还是中央美院的进修，他都只注重西方艺术的学习，而几乎完全放弃了对中国绘画传统的研究。于是，他在成为职业艺术家之后，就将其重心转向了对中国古代艺术的研究之中。

当方力钧这些中国当代艺术名家在圆明园画家村热火朝天的搞观念艺术，搞波普艺术的时候，侯庆却随处在写“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这一句写了十几年，数千遍。慢慢地，从这一无意的行为中侯庆寻出了某种感动。他喜欢上了出世与人世间的徘徊，喜欢上了“心存无为而有为”的境界。“荷”系列就在这样的思索中慢慢成型，并一发不可收拾地创作了10年。“荷”的题材，侯庆是从1994年开始画的。2004年，这个系列才得以在北京798艺术区以侯庆第一次个展的形式展出，可谓十年磨一剑。2007年的《流水观印》是侯庆这一题材的第三个个展。他将雅做到了极致。然而，此时的他对人生和生命都有了更深层的领悟。

俗态的“琵琶记”

无论对于西方艺术的深入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执着，侯庆从学习之初就在走两个极端。或许，这也是造成侯庆的创作围绕八大山人的荷与白居易的琵琶女这样一对极为矛盾的题

材展开的原因之一吧。从中西融合，到重回中国传统文化，再从传统中出走，走出新时代的艺术气息——这是侯庆的艺术理想。他一直在努力也希望做到传统的现代性转换。这种判断使得他有一段时间开始怀疑《流水观印》的主旨。

侯庆认为，与洪凌有着相似路径的周春芽的石头系列是古典的，虽然宁静中略显燥动，但气质仍然是在传统的雅文化中寻觅得来的。到了动情的绿狗系列和动欲的桃花系列，他的视点已经从传统的雅文化中移开，关注到了似乎只有在明清俗文化中才能看到的才情。这也使得侯庆开始重新审视雅俗的互动关系。雅化的追求因其距离生活较远，常常会因缺少活力而走向僵化。倒是俗文化，因其离生活更近，那些鲜活的，生动的更具感染力的俗文化，重新审视和的提升，或许有不一样的结果。

于是，侯庆的这种怀疑直接导致的另一结果就是对“欲”的态度改变。人生的苦恼往往来源于欲的想弃难离，就象白居易和琵琶女难离的都市一样。侯庆在《琵琶记》系列中展示的就是这种欲望。与何森女孩系列不同的是他展现的人物心境不是迷失而是惆怅。侯庆更愿意站在一个具有普遍价值观的，较为中庸的普通文化人的立场上去审视。这种立场看似平和，缺乏戏剧性，但却更具有深层而广泛的人文关怀。简单的说，这样的作品也更通俗易懂。

侯庆喜欢“心存无为而行有为”。因此，他说，他要展示真实的自我，一定要展示真实的两面性，因为任何人都是具有两面性的。只是大家看到的常常是一面的表达。因此，他对任何他所欣赏的艺术家生存之道都极有兴趣。逻辑很简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不能脱离经济基础的因素去单纯地看待作为上层建筑，作为形而上的审美。同样我们还能通过对经济基础的维系逻辑去判断审美价值观背后的深层原因。

孟阳阳：让纯真的心感染世界

人物简介

孟阳阳，1983生于重庆，2006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现就读于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攻读硕士学位。



◎本报记者 杨琳

近乎所有的画面背景都是淡淡的蓝、淡淡的绿或者两种色彩的混合，亲切得就像小屋的墙壁，像孩童纯真的天空，有那么点模糊，又有那么点纯粹。画中没有风景，没有景物，有的都是一张张孩童般纯真的脸。圆圆的眼睛，圆圆的脸，小小的鼻子，模糊的嘴。没有明显的性别特征，也没有完美的身体比例。但却充满了生机，充满了情绪和感情。这就是孟阳阳的作品。

当你看到她的人，就更觉得人如其画。白白的脸，圆圆的眼和小小的鼻，纯纯的，淡淡的，却充满了阳光和热情。

一切都那么顺

和大多数80后的小孩一样，孟阳阳在父母的疼爱中长大，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优越环境中成长。她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想要什么。



小伙伴

画画是她从初中开始喜欢的，但现在却成为她人生中最想做，也是目前唯一想做的一件事情。高考之际，她唯一的理想就是考上家乡的四川美术学院。或许是天分，仅仅是利用寒暑假的美术培训班训练，她就以260分的专业高分进入了梦中的四川美院油画系本科。之后，她又一次性考上了川美研究生，成为当代知名艺术家钟飏的学生。走到今天，她可以说顺风顺水。

得到老师钟飏的肯定其实从她本科第四年毕业创作开始。那一次，作为毕业创作指导老师的钟飏要求检查所有学生的创作选题。当幻灯机亮出孟阳阳的作品稿时，立刻引起了钟飏的注意，当场点头称好，并要求其每天画一幅。如此的肯定让孟阳阳充满了创作的热情，就这样，仅仅18天时间她就真的完成18幅作品并在毕业展成功展出。这些作品，都是单色系的背景，画面上丑丑的孩童的脸，没有修饰的容貌，只有简单的笔触，却充满了各式各样的表情：邪恶、调皮、诡异、叛逆。

个性塑造独特的艺术魅力

孟阳阳的创作与她的时代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作为中国独生子女一代，她也喜欢有动物作伴，喜欢有人陪。所以，她有个很怪的习惯，黏人。干什么都希望有人在，但不要打扰她。如果没人在，她就会坐立不安。不是听音乐，就是开着电视机；一个人睡觉也会

开着灯和电视，缺乏安全感。

所以，孟阳阳的绘画带有强烈的个人风格，她迷恋于用抽象的、宣泄的、纯粹的表达方式，描绘那些纯真的，却往往是成人理解不了而又琢磨不透的孩童形象。她的画面充满了诱惑，充满了让观者想返回纯真年代的强烈渴望。在她的作品里，孩童的手、眼睛都被夸大处理，透露出画中人一种的强烈的情绪反应和沟通愿望。

眼，一直都是人类心灵的窗口和心绪宣泄的通道。孟阳阳通过她的手绘在告诉观者人性的本质和原始的心绪。孟阳阳用她天生孩童般的心在创造着她的艺术语言。这种表达充满张力和感染力。画面的场景展现出艺术家无限的想象力，同时也弥漫着艺术家那种纯真的世界观：活出自我，活出真我。

拿起画笔就不想停

她喜欢看各种各样的画册，古今中外；她也喜欢网络电影，动画片；也喜欢小动物。在这些过程中，她寻找着自己的灵感。她最喜欢的就是捕捉生活中、画册中各式人物的神情和面部表情。她把截取到的形象置于自己的画面中，总能传达出别样的情绪和意味。

孟阳阳并不认为自己很勤奋，只是效率颇高。她是一位连续工作者，只要拿起画笔就不会停，如同人定高僧，心无杂念，一挥而就。每次创作，至少6个小时不间断工作，最不喜欢的是中间被打断。所以，一天一幅画对于她来说并不难。每次画完，她全身都是紧绷绷地，酸痛不已。但每次又都那么兴奋和开心。如果感觉自己完成了一幅好画，还会手舞足蹈。

“只要我投入了，我就会非常专注，这也是我高效的原因。”孟阳阳谈起创作就是那么开心。无论是她充满天真和率性的孩童脾性，还是感性、执着、痴迷而专注的个性，都是孟阳阳的艺术得到众人的喜爱的强大魅力所在。

好卖不如好画

孟阳阳的作品似乎更贴合西方藏家的口味，无拘无束，充满遐想。2006年，她毕业创作的18张作品在毕业展上就被销售一空，老师钟飏还保有了其中4幅；2007年10月在台北J.Chen画廊举办首次个展《纯真的邪恶：孟阳阳的艺术》，就获得了参观者的喜爱，展览后所有作品都被采购一空；而在2008年9月“上海当代”艺术博览会（ShContemporary 2008）上，韩国的都亚特画廊也带去了她的作品。

市场似乎特别眷顾她，而她偏偏不领情。对于自己的作品卖得很好，孟阳阳并不觉得多么特别和开心。她说：“说实话，给我太多钱，我还会不知所措，有点压力，有点心虚。还不如画了一幅好画来得开心。”

这样的性格让孟阳阳对于颇为世俗的商业社会无形多了一层抵御能力，当金钱对一个人失去诱惑力的时候，市场还有什么可怕，艺术本身才是主宰。



琵琶记